

方有执与《伤寒论条辨》

卓 群

方有执，字中行，明·万历年间安徽歙县人，为侈言〈伤寒论〉错简的第一人。方氏认为经王叔和整理的〈伤寒论〉面目全非，成无己的注释更无可取，故用二十余年时间，著《伤寒论条辨》一部，其目的是：正王叔和故方位，而条还之之谓也。”^①方氏的学术思想，尽可由本书窥见。

（一）首言错简，重订伤寒

方氏以前，注〈伤寒论〉者已近百家，然极少谈及错简者，而方氏认为《伤寒论》颠倒错乱殊甚，早已失其旧貌，盖编始虽由于叔和而源流已远，中间时异世殊，不无蠹残人弊……”他主张：要想彻底研究〈伤寒论〉，首要心仲景之心，志仲景之志，以求合于仲景之道，就是把已错简的〈伤寒论〉加以条目考订，以还其本来面目。于是著〈伤寒论条辨〉八卷，把原本《伤寒论》的条目打乱重新编排；^①六经诸篇，一一调整；卷一、二、三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之上、中、下篇，这是全书的重点。卷四是辨阳明、少阳病脉证并治篇；卷五是辨太阴、少阴、厥阴病脉证并治篇；卷六是辨温病、风湿、杂病，辨霍乱病，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篇；旧本卷一的脉法二篇，方氏认为虽有翼于仲景，但不能列于卷首，缘与痉湿喝病证篇共为第七卷，两篇通叫辨脉法

（上篇、下篇）第八卷仍保留了王叔和的诸可、诸不可篇。^②削“伤寒例”。方氏认为“伤寒例”是叔和伪作，虽成无己作了注释，而终非〈伤寒论〉原文，故应削去。并特做“削伤寒例”一篇，申明原委，以供后人参阅研究。

方氏认为《伤寒论条辨》中，卷一～卷六的十一篇系仲景氏遗书而叔和所注次之者”。而卷七的辨痉湿喝证篇，他认为“此篇相传谓为叔和述仲景金匱之文”，^③至于自辨法以下，方氏则认为“皆叔和……附己意以为赞经之辞，譬则翼焉传类也。”

（二）提纲挈领，三纲鼎立。

三纲鼎立之说，渊源于晋·王叔和。他提出：“风则伤卫，寒则伤营，营卫俱伤，骨节烦疼。”^④又有唐·孙思邈倡“麻、桂、青龙三方”证治——风伤卫，桂枝证；寒伤营，麻黄证；营卫俱病青龙证。宋·成无己进一步阐发：“卫为阳，营为阴，风为阳，寒为阴同气相求，故风伤卫，寒伤营，风寒俱中伤营卫。”至方有执，认为《伤寒论》应以六经为纲，六经以太阳为纲，太阳则分“风伤卫，寒伤营，风寒两伤营卫”，即所谓的“三纲鼎立”，并用以修订太阳篇。凡桂枝证，其加减证及变证一类的条文，列于风中卫篇，共36条，20方，凡麻黄汤证及有“伤

寒”二字列于各条之首的条文，以及“发汗后”“发汗病不解”之类的条文，列于寒伤营篇，共5条，32方，凡青龙汤证及有“脉浮紧”、“伤寒脉浮”诸条文，列于营卫俱中伤风寒篇，共38条，18方。以桂枝汤主治风伤卫，以麻黄汤主治寒伤营，以大青龙汤主治风寒两伤营卫。

方氏的学术思想，对后世医家的影响很大。自《伤寒论》问世以来，研究者举不胜举，各医家纷纷著书立说，阐发观点，他们的研究虽各有特点，但至两宋为止，还没有真正形成学术上的流派。研究伤寒学的流派，真正开始于方氏首言错简，而后清胡翥嘉言大倡斯说，著《尚论篇》甚赞方氏的错简主张，认为方氏削《伤寒例》，极得尊经之旨，而太阳三篇改叔和之旧，尤有卓识，他在方氏《伤寒论条辨》的基础上，大倡三纲鼎立之说，他以冬伤于寒，春伤于温，夏伤于暑为主病的大纲，四序之中，以冬月伤寒为大纲，伤以寒六经之中，太阳为大纲，太阳经又以风伤卫，寒伤营，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“他说：“……风则伤卫，寒则伤营，风寒兼受，则营卫两伤，三者之病，各分疆界，仲景之桂枝汤、麻黄汤、大青龙汤、鼎足三纲大法，分治三证，风伤卫则用桂枝汤，寒伤营则用麻黄汤，风寒两伤营卫则用大青龙汤”。

至此，以三纲改正错简之说，不仅方氏倡于前，俞氏继于后，而且此风大扇，和者竟起。如张路玉的《伤寒缙论》，黄坤载的《伤寒悬解》，吴仪洛的《伤寒分经》，周禹载的《伤寒论之注》，程郊倩的《伤寒论后条辨》，章虚谷的《伤寒论本旨》等，都是力主《伤寒论》错简9说，形成了错简重订派。其中张路玉、吴仪洛都主要是以喻嘉言为根据的。张路玉赞同错简重订及三纲鼎立，但对喻氏《尚

论篇》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，认为喻对伤寒、湿热不分是不对的，故另立温热篇。吴仪洛尊崇喻氏，以为独喻氏能振其大纲，详其节目，将397法分隶于大纲之下，极得分经之妙，故各其书曰《伤寒分经》。程应旆以《伤寒论》的辨证治法统赅百病，完全与方氏同，只是对条文错简的订正，便不尽同于方氏了。章虚谷对方氏的三纲之说较欣赏，但对条文的具体安排，亦不同于方氏。周扬俊兼采方喻9说，故书名《伤寒论三注》。具体编次上，能突破方喻之藩篱，而独辟新径。如方、喻都以“太阳之为病，脉浮、头项强痛而恶寒”为太阳上篇首条，周氏则以“病有发热恶寒者，发于阴也”。列于首条，认为此条是一篇之大旨，是辨“阳病与阴为之大端”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黄元御认病古医籍多存在错简的问题，故《伤寒论》亦不例外。它与其他医家的最大不同处，乃是畅发五运六气之义，阐发《伤寒论》的脏腑、经络、营卫、表里、阴阳、寒热、虚实诸病变，为他人所不及。

针对错简及三纲鼎立，另一些医家持截然相反之见，从而引起了大的学术争鸣。他们的共同观点是尊王赞成，他们认为王叔和的《伤寒论》并无错简，不可随意改动，这样才能保持它较完整的思想体系。形成了维护旧论派。对“三纲鼎立”，他们驳斥说：“须知风寒背为外邪，先客皮毛，后入肌腠，留而不去，则入于经，留而不去，则入于腑，非必风伤于卫而寒伤荣也。

虽然两派之争鸣至今尚无定论，但正因为争鸣，极大地促进了伤寒学说的发展使之更加完善，更有效地指导临床，并掀起了明清医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《伤寒论》的高潮。同时，方氏的许多见解，如

(下转第27页)

右为末，入麝香少许炼砂糖丸如鸡头子大，三岁一丸，薄荷竹叶蜜汤化下

二、六神丸（全婴方）：治小儿疳气消瘦，脏腑祛弱，泄泻虚滑、乳食减少、心腹胀满。

木香 肉豆蔻面裹煨、诃子炮去核、使君子炮去皮、丁香各半两、芦荟一两

右为末，枣肉和丸、如绿豆大、三岁三十丸，米汤下。

方广按：疳本湿热，宜用苦寒药，今此方用苦温药何也？殊不知疳久泄泻虚滑则为湿寒，宜用苦温药。《本草》云：“苦寒去湿热，苦温去湿寒。”是也。

三、黄龙丸（全婴方）：治小儿中暑吐泻胃闷，烦渴昏迷，身热有痰。

半夏二两，白茯苓 甘草各半两，

右为末，生姜汁煮糊为丸，如小豆大，每服二十丸，煎生姜灯心汤送下，量大小加减丸数。

四、流金丸（全婴方）：治小儿咳嗽痰盛。

半夏制、朱砂 雄黄各一钱 白矾枯二钱、寒水石煨六钱

右为末，面糊为丸，绿豆大，生姜汤下，每服二十丸，量大小加减丸数。

观以上四首方剂，可以初步看出《全婴方》中处方遣药，辨证细腻，配伍严谨，颇具小方脉之特色。

明·薛己注《小儿药证直诀》：“《全婴方》云：头、项、手、足、身软，谓之五软，皆胎禀肾气之祛弱也。”

郑氏关于“五软”的论说，发展了钱乙的学术思想，颇受后世尊崇。至今言“五迟、五软”者，亦皆以先天肾气为主。

我国儿科学的发展虽然渊源甚早，如《汉书艺文志》中曾记载《妇人婴儿方》十九卷，但均已亡佚。盖直至宋代始有专著流传。一般而论，对儿科学影响最大的文献著作，应首推钱乙《小儿药证直诀》

郑氏《全婴方论》是继钱氏《小儿药证直诀》之后出现的宋代儿科文献。从以上所辑部分方论，初步可以看出，《全婴方论》上宗《黄帝内经》之经旨，下效《小儿药证直诀》之理法，又结合郑氏自身的经验及当时的学术思想。日人涩江全善《经籍访古志补遗》称之：“援证赅备，简述新见、与刘方明《幼幼新书》寔以并行，则不唯罕觐之秘册、抑亦小方脉不可少之书也。”盖非虚谈。

（上接第40页）

削去“伤寒例”，已被后世所采纳，他认为《伤寒论》不专为伤寒而设，“法而世为天下则，方而世为万病祖”，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。

当然，《伤寒论条辨》亦有缺点，条目排列的次序及用词都有不当之处，如上篇卫中风里原应专论卫中风，文中却杂有总论伤寒的条目；而中篇营伤寒里原应专论营伤寒，却又不仅有兼指卫中风的条

目，而且凡有“伤寒”二字者皆列于此岂不知伤寒有专指伤寒，亦有中风伤寒的统称。此外，过分崇信张仲景，夸大王叔和与成无己的过失，忽视他们对《伤寒论》的功绩，是方有执的最大不足之处。

要之，方有执不愧为研究《伤寒论》的大胆革新者与有功之臣，而《伤寒论条辨》则不仅独辟异径，另创新说，颇有独到之见，而且投一石而激起千层浪，对承上启下，推动学术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。

（本文在写作过程中，承张友俊老师审阅，特此致谢）